

斯坦培克选集



中短篇小说选

—



封面设计：晓 多

中短篇小说选(一)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 数 298,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3\frac{3}{8}$ 插 页 2

1983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3 年 4 月 湖 北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20,000

书 号 10019·3444

定 价 1.20 元

出版说明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斯坦培克（1902—1968）的作品在我国早已为大众所熟悉。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等的中译本在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后方各地广为流传，赢得我国读者尤其是当时进步青年们的喜爱和赞扬。斯坦培克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具有进步倾向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除了长篇小说以外，还以不少精彩的中短篇小说闻名于世，有的作品改编成戏剧或拍摄成电影后，给他带来了更为广泛的声誉。其中如生动描写美国流浪农民的困苦遭遇和友爱精神的《人与鼠》，有力揭露法西斯侵略者在欧洲的暴行的《月落》，都是长期以来在全世界流行不衰的有代表性的优秀美国文学作品。

《斯坦培克中短篇小说选》编选了作家一生在这方面的主要创作，分两集出版。收入第一集的中篇有他最早的成名作《煎饼坪》（1935），写一批退伍士兵尽管过着失业流浪的生活，却仍然鄙弃财富、珍视友情、帮助弱者的动人故事；《小红马》（1937）借一个小男孩饲养训练一匹小马驹时的喜悦和悲伤，生动地刻画了儿童的心理和对生活的憧憬；《人与鼠》（1937）描写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贫苦农民相依为命，梦想靠打短工积钱买一块土地，以便过上象人的生活，但结果仍然逃不脱悲惨绝望的命运。短篇小说有《菊》和《逃亡》等，都选自作者1938年结集出版的《长谷》，它们形式短小精悍，内容各具特色，有的篇如《早餐》、《突

袭》，看得出是后来作者在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和《相持》中所描写的场面的雏形。

本集中所收的这些作品都以加利福尼亚的农庄牧场和小城镇为背景，表现了作者出生地美国西部的自然风光和普通人民的生活，最典型地代表了斯坦培克早期创作中质朴感人的可贵特色。

编 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

目 次

出版说明	(1)
------------	-------

煎饼坪	张 健译(1)
小红马.....	石 枚译(183)
人与鼠.....	张澍智译 虞芝佩校(265)
菊	张澍智译(358)
逃亡.....	张澍智译(371)
早餐.....	张澍智译(392)
突袭.....	张澍智译(396)
紧身甲.....	张澍智译(409)

献给蒙特雷的苏珊·格雷戈里

煎 饼 坪

序 言

我们这里讲的是丹尼和他的朋友以及丹尼的房子 的故事。这故事讲到三者怎样合而为一；如果你在煎饼坪提起丹尼的房子，那你说的就不仅仅是一座房子，不仅仅是一座墙壁用泥浆粉刷过但已经陈旧，覆盖着未经修剪的古老卡斯蒂玫瑰的木结构建筑物。如果你说到丹尼的房子，大家就知道你说的是那一伙男人；他们和蔼可亲、心地善良，一天到晚高高兴兴，而他们的结局却是不可思议地悲惨。丹尼的朋友们跟“圆桌骑士”不无相似，丹尼的房子就好比是“圆桌”。这个故事就是讲这伙人怎样聚集在一起，怎样兴旺发达，逐渐变成了一个聪明人和好人的团体。这个故事讲的是丹尼的朋友的冒险经历，他们干了哪些好事，他们想些什么，怎样努力工作。这个故事还讲到他们这一伙人怎样失去护符而终于解体。

在蒙特雷这座加利福尼亚州古老的沿海城市，这一类的事是赫赫有名的，大家也经常重复着说这些事，有时还描写得淋漓尽致。把描写这伙人的故事记录下来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在将来的某一时间，学者们听到关于丹尼的传说，就不会象他们谈

到阿瑟王、罗兰和罗宾汉^①的时候那样，说什么，“不存在什么丹尼，也不存在丹尼的一伙朋友，更不存在什么房子。丹尼是一个自然神，而他的朋友只是风、天空、太阳的原始象征。”我写这部历史的意图就是使乖戾恼怒的学者的嘴唇边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出现冷嘲热讽。

蒙特雷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俯瞰着蓝色的海湾，而背后一片高大阴森的松树蔚然成林。城市南部住着美国人、意大利人，捕鱼工人和鱼类罐头工人。但是树林和城市交织在一起，街道没有铺沥青，拐角处也没有路灯的山上，蒙特雷的古老居民却在严阵以待，正象古代的布立吞人^②在威尔士严阵以待一样。他们这些人就是派沙诺人^③。

他们住在杂草丛生的院落里的破旧的木房子里，树林边缘的松树就生长在许多房屋的附近。派沙诺人没有受到商业化的感染，既不受复杂的美国商业制度的限制，也不怕有什么东西被人偷掉，既不受剥削也没有什么可以抵押给别人。美国商业制度还没有向他们发动十分激烈的进攻。

派沙诺人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西班牙人、印第安人、墨西哥血统和各种高加索血统的人的混血儿。他们的祖先在加利福尼亚州住过一、二百年。他们说英语或者西班牙语都带有派沙诺口音。如果你问起他的种族，他会发怒，声称自己是纯粹西班牙血统，并且卷起袖子来出示他胳膊内侧差不多是全白的。至于他的肤色象一只烤成褐色的海泡石烟斗，他说这是日晒造成的。他是派沙诺人，他就住在蒙特雷城北部的山坡上，人们管它

① 古代英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② 住在英格兰岛南部的凯尔地人的一个民族。

③ 加利福尼亚土生土长的西班牙、印第安人混血儿。

叫作煎饼坪的那块地方，尽管煎饼坪一点也不平。

丹尼是派沙诺人，他是在煎饼坪长大的，人人都喜欢他，但是他并不比煎饼坪街上那些尖声喊叫的孩子高明。无论就他的血统还是就他离奇的遭遇来说，他跟坪上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他的外祖父是一位大人物，他在煎饼坪有两座小房，因为他有钱所以受到人们的尊敬。如果说正在长大成人的丹尼喜欢在树林里睡觉，在牧场里作工，从吝啬鬼手中勉强能讨一点饭吃，讨一点酒喝，那并不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有钱有势的亲戚。丹尼身材矮小，肤色浅黑，而专心致志。他年方二十五岁，两条腿弯弯的，能够紧贴在马肚皮上。

就在丹尼二十五岁那年，美国对德国宣战了。丹尼跟他的朋友派仑（顺便说一句，派仑是卖了一只靴子，才跟他合伙买酒喝的）听到对德宣战的消息以后才买了两加仑酒来。大乔·波塔吉看到松林里酒瓶闪闪发光，也就跟丹尼和派仑结成了一伙。

酒瓶里的酒逐渐少起来，三个人的爱国热情也就步步高涨。他们酒喝光了，就手挽着手走下山来。三个人志同道合，互相扶持，比较安全，他们就这样走进了蒙特雷市区。他们走到一处征兵站前面为美国而高声欢呼，向德国人提出挑战，就让他们把最恶毒的一手都使出来吧。他们大声叫喊，向德意志帝国发出威胁。他们吆喝得把征兵的中士吵醒了，后来他只好穿上军服跑到街上来，叫他们不要再喊了。他征召他们三人入伍。

中士让他们在书桌前排成一队。除了进行测验他们是否喝醉了酒的试验以外，还让他们通过各种试验，结果都通过了。中士于是开始向派仑提问题。

“你要到哪个兵种去当兵？”

“我他妈的无所谓，”派仑轻松地说。

“我想步兵需要你这样的人。”如是他就把派仑的名字写在步兵名册上。

接着他转过身来问大乔，这时波塔吉的头脑也越来越清醒。
“你想到哪儿去？”

“我想回家，”大乔哀伤地说。

中士也把他的名字写在步兵名册上。最后中士面对着丹尼，丹尼呢，他却在站着睡觉。“你想到哪儿去？”

“呼……？”

“我说，你要到哪个兵种去？”

“你说什么，‘兵种’？”

“你能干什么？”

“我吗？我什么都能干。”

“以前你是干什么的？”

“我吗？我会赶骡子。”

“呵，你会干这个？你一次能赶多少头骡子呀？”

丹尼俯身向前，含糊地但很内行地问道：“你有多少头？”

“大约有三万头，”中士说。

丹尼把手一挥说：“把它们排成一排吧！我来赶！”

这样丹尼就被派到得克萨斯州，战争期间一直在那儿驯骡子。派仑在俄勒冈州各地当步兵，而大乔呢，后来我们才弄清楚，他被送进监狱了。

—

丹尼经历了几次战役，终于回到家乡，发现自己继承了一份财产；他发誓要保护无依无靠的人。

丹尼从军队退伍回到家中，才晓得自己是外祖父的继承人，他有一份财产了。老头儿死了，给丹尼在煎饼坪留下了两座小房子。

当丹尼听到这个消息，深感有了财产，责任重大，这思想压得他心情沉重。他动身去看他的产业以前，买了一加仑葡萄酒，自己喝了一大半。这时他已经不感到责任重大了，他那凶恶的本性却暴露了出来。他大喊大叫，在艾尔瓦拉多大街的一家赌房里摔坏了两把椅子；他跟人干了两架，尽管为时甚短却干得漂亮。没有人注意丹尼。最后他还是摇摇晃晃地拖着一对罗圈腿来到了码头，那时已经是凌晨，正碰上几位意大利渔民穿着橡胶皮靴要下海去。种族反感使他失去了理性。他怒气冲冲地威胁着那几位渔民。他骂他们是“西西里的杂种”，“监狱岛上的渣滓”，“狗，最下流的狗”。他喊叫着：“Chinga tu madre, Piojo.”^①

他把大拇指竖在鼻尖上表示他的轻蔑，他还把手放在腰部以下作些猥亵的动作。但是渔民们却只是咧着嘴笑，划着桨说：“哈罗，丹尼。你什么时候回家？今天晚上来吧。我们有新酿的葡萄酒。”

丹尼感到生气。他大声叫嚷：“Pon un condo a la caheza.”^②

渔民们叫道：“再见，丹尼。明天晚上见。”他们说着爬进了小船，然后向拖网快艇划去，发动机器喳喳地驶走了。

丹尼受了侮辱。他转身走上艾尔瓦拉多大街，一路走一路

① 西班牙语：“×你妈，虱子。”

② 西班牙语：“把避孕套戴在头上。”

砸碎人家的窗户，他走到第二个街段的时候被警察抓住了。丹尼非常守法，因此他安静地走着。要不是对德作战取得了胜利，他刚刚从军队中退役，那他是会被判处六个月徒刑的。既然是这样，因此法官只判了他三十天。

就这样丹尼在蒙特雷市监狱的一张帆布床上坐了一个月。有时他在墙上画一些猥亵淫秽的画，有时他在想着军队生活。对丹尼说来，市监狱的牢房里的日子可真难熬呀。他们偶尔也把一醉汉在牢房里关一夜，但是就大部分时间来说，蒙特雷犯罪的人并不多，因此丹尼感到寂寞。开始时臭虫有些使他睡不安宁，渐渐臭虫习惯于他的气味，而他也不大在乎臭虫咬他，这样他们也就相安无事了。

他开始玩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游戏。他捉住一只臭虫，把它碾在墙上，用铅笔在臭虫周围画个圆圈，管它叫作“克勒夫市长”。他又捉住几只臭虫，如法炮制，把市议会议员的名字加在臭虫身上。不多一阵子一面墙就满是给碾死的臭虫画的圈圈，而每一只臭虫都加注着一位地方要人的名字。他给圈圈画上耳朵、尾巴，还有大鼻子和两撇胡子。监狱看守铁托·拉尔夫看到这些大为震惊；但是他没有控告他，因为丹尼非常尊重法律，他既没有写上判处他徒刑的大法官的名字，也没有把警察部队任何人的名字写上去。

一天夜里，监狱里人迹稀少，铁托·拉尔夫提着两瓶葡萄酒走进了丹尼的牢房。一个小时以后拉尔夫走出牢房又要去弄几瓶酒来喝，这时丹尼跟着他走了出来。监狱里阴惨惨的。他们到托瑞利的店里买酒，在那儿待了很久，到后来还是托瑞利把他们赶出了店门。走出酒店以后，丹尼走到山上松林里，放下身子睡着了。铁托·拉尔夫摇摇晃晃地走了回来，向上级报告：丹尼逃

跑了。

大约是在中午，当耀眼的阳光把丹尼晒醒的时候，他决定白天躲起来以免被人追捕。他跑到远处躲在灌木丛中。他象一只被追猎的狐狸一样从矮树丛中向外窥视。晚上，法院的命令已经得到履行，他就走出树丛去干自己的事。

丹尼的事并不难办。他到一家饭店的后门那儿去。“有没有陈面包可以给我那只狗吃些？”他问厨师。当那个容易上当的厨师在把面包包起来的时候，丹尼就偷了两片火腿，四个鸡蛋，一块羊肉，还有一把蝇拍。

“我将来一定付给你钱，”他说。

“剩下来的面包不需要付钱。你不拿走那我也是要扔掉的。”

这时丹尼对偷东西吃这件事并不那么感到内疚。如果他们这样想，那么从表面上看他也并没有什么罪。他又回到托瑞利的酒店，拿四个鸡蛋、一块羊肉和一只蝇拍换了一杯用葡萄渣酿的白兰地酒，然后转身向树林走去，准备到那儿去做晚饭。

夜晚阴暗而潮湿。夜雾挂在护卫着蒙特雷市的、伸向陆地边缘的黑松林中，象一匹柔软的轻纱。丹尼低着头迅速奔向树林深处的荫蔽处。他发现一个人影正在他前面匆忙走着；当他缩短了他和这个人的距离以后他认出是他的老朋友派仑在奔跑。丹尼为人慷慨，但是他想到除了那两片火腿和一袋陈面包以外，他把所有吃的都卖掉了。

他暗下决心：“我顾不得派仑了。他走起路来很有劲，好象刚刚饱餐了一顿烤火鸡和别的什么似的。”

刚想到这儿，丹尼忽然发现派仑抓住他自己的上衣的两片对襟深情地把手交叉在胸前。

“喂，派仑，朋友！”丹尼喊道。

派仑向前奔跑得更快了。丹尼也小步跟着跑了起来。“派仑，我的小朋友！你走得这样快要到哪儿去呀？”

派仑毫无办法只好听他摆布。他停住脚步，等丹尼赶上来。丹尼小心翼翼地走上前来，但是他说话口气却是热情的。“我找了你很久啦，最亲爱的天使般的朋友，因为，你看，我这里有两大块猪排，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还有一口袋又香又甜的白面包。让我们共享这些礼物吧，派仑，你这个小矮胖子。”

派仑耸了耸肩。“就象你说的那样吧，”他粗暴地嘟囔着说。他们一起继续前进走进了树林。派仑一时困惑不解。最后他还是停住了脚步面对着他的朋友，悲惨地问道：“丹尼，你怎么知道我上衣底下藏着一瓶白兰地呢？”

“白兰地？”丹尼叫道。“你有白兰地？也许你是给你那生病的老母准备的吧，”他天真地说。“也许你是把这酒收藏起来给我主耶稣下次再来的时候受用的。我是你的朋友，连你有没有白兰地我都说不上，能说得出这白兰地酒要给谁喝吗？同时，我也不口渴。我是不会动你的白兰地的。我欢迎你来吃我这大猪排，但是白兰地就请你自己受用吧。”

派仑严厉地回答丹尼说：“丹尼，我可以跟你平分白兰地，一人一半。不过我的责任是一定设法不让你一人全喝光。”

丹尼接着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我要在这块林间空地上煮猪肉，你呢，就在这里烤糖糕。把你的白兰地放在这里，派仑。这里比较好，放在这里我们俩都看得见，我们也可以互相看见。”

他们生起了一堆火，把火腿煮烂，并且吃起陈面包来。瓶子里的白兰地很快就光了。他们吃完以后，蹲在火边象一些衰老虚弱的蜜蜂一样慢慢地吸着瓶中残余的酒。这时雾气降落在他

们身上，湿漉漉的雾沾湿了他们的上衣，上衣变成灰色的了。风在他们附近的松树间凄凉地飒飒作响。

过了一会儿，孤独占有了丹尼和派仑。丹尼想起了他失去了的朋友。

“阿瑟·莫拉莱斯现在在哪儿？”丹尼问道，他这时把两臂向前伸直，手掌向上。“他死在法国了，”他自己回答自己，失望地把手掌朝下把两臂放了下来。“他为国家而死，死在外国的土地上。陌生人在他的坟墓跟前走过，他们不知道阿瑟·莫拉莱斯在这里长眠地下。”他又手掌朝下把手抬了起来。“帕布洛那个好人，现在哪儿呀？”

“关在监狱里，”派仑说。“帕布洛偷了一只鹅，藏在灌木丛中，鹅咬了帕布洛一口，他大叫起来，于是被捉住了。到现在他已经坐了六个月的牢了。”

丹尼叹了口气就改变了话题，因为他意识到，唯一的相识，可以给他一个发表长篇大论的机会已经被他随便错过了。但是他还是感到孤独寂寞而很想发泄一下。他终于说道：“我们坐在这里。”

“——肝肠寸断，”派仑有节奏地接着说。

“不，这不是一首诗，”丹尼说。“我们坐在这儿，无家可归。我们曾为国家拼死拼活，而现在我们上无片瓦，无处容身。”

“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容身之处来，”派仑接着说，他在一旁帮腔。

丹尼喝着酒，神情恍惚，派仑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就把酒瓶拿了过来。“这使我想起一个故事，”丹尼说。“有个人开了两座妓院——”他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派仑！”他叫道。“派仑！我的小朋友，我的小肥鸭呵！我忘记说我继承了一份家产。我有

两幢房子了。”

“妓院吗？”派仑满怀希望地问道。“你喝醉了酒就撒谎，”他继续说。

“不，派仑。我说的是实话。老头儿死了。我是继承人。我是他最钟爱的外孙。”

“你是他唯一的外孙，”现实主义者派仑说。

“你可晓得老头儿的房子在煎饼坪吗，派仑？”

“就在蒙特雷吗？”

“是的，就在这煎饼坪。”

“这两座房子，很好吗？”

丹尼向后一仰，感情冲动，精疲力尽了。“不知道。我忘记我有两幢房子了。”

派仑坐在那儿一言不发，郁闷沉思。他的脸沮丧起来。他丢到火堆里一把松针，眼看着火焰狂怒地在松针中间盘旋，后来却熄灭了。他长时间看着丹尼的脸，深深感到不安。派仑大声叹息，接着又叹了一声说道：“现在已成过去了，”他伤心地说。“现在伟大的时代已成过去。你的朋友会哀悼你，然而哀悼是会有什么结果的。”

丹尼放下酒瓶，派仑把酒瓶拾了起来放在怀里。

“什么现在已成过去？”丹尼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第一次了，”派仑继续说下去。“当你很穷的时候，你心里会想，如果我有钱，我一定要跟朋友们一块儿花。但是钱来了，怜悯之心也就飞了。你也是这样，我们一度是朋友。但是你高踞于你的朋友之上。你现在有的是钱，阔了。你会把你的朋友忘记的；当时大家还不是有福同享，连有点白兰地也一块儿喝嘛？”

他这番话说得丹尼心慌意乱。“我可不会那样，”他叫道。“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派仑。”

“你现在这样想，”派仑冷冷地说。“但是你有两幢房子可以住，那时候你看吧。派仑是一个穷派沙诺人，而你却跟市长坐在一起吃喝。”

丹尼腿脚不稳，站了起来，靠着一棵树才能站直。“派仑，我发誓，我的就是你的。我有房子，你也就有房子。你给我一杯酒喝吧。”

“我要是能看到这么一天，那我才会相信，”派仑说，声音有些沮丧。“如果真能作到这样，那可是天下奇闻了。人们会不远千里来看你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酒瓶里没有酒啦。”

二

派仑因贪图地位而摈绝了丹尼的慷慨。

律师在第二幢房子的大门口跟他们告别，爬上了他那辆福特牌汽车，哧咯哧咯地开车下山回蒙特雷市去了。

丹尼跟派仑站在没有油漆过的木栅栏前面，怀着钦慕之情望着这份产业。那是一座平房，多年以前曾用白泥浆刷过，窗户上没有挂窗帘，显得空荡荡的暗淡无光。但是门廊上长着一棵偌大的卡斯蒂粉红色玫瑰花，还有外祖父手植的一株天竺葵生长在房前院子的杂草中。

“这两幢房子，还是这幢好些，”派仑说。“这幢比那幢大些。”

丹尼手里拿着一把新万能钥匙，踮着脚走过东倒西歪的门廊，打开了前门。主要房间还是跟老头儿在世时一模一样。墙

上挂着玫瑰红色的一九〇六年日历，和一面绸子小旗，还有一张画，是画的“好斗的鲍布·埃文思”站在战舰上眺望。一束纸制的红玫瑰钉在墙上，还有一串串满是灰尘的红辣椒和大蒜。房内有自来风火炉和几把破旧的摇椅。

派仑从门口向里面望了望。“三个房间，”他屏住呼吸吃惊地说，“还有一张床和一个炉子。我们住在这里会过得很快活，丹尼。”

丹尼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房子。他对老头儿有着痛苦的回忆。派仑快步越过他，走进了厨房。“这里有水龙头和洗菜的水池，”他叫道。他转动水龙头。“没有水呀，丹尼。你得找自来水公司接通自来水。”

他们站在那儿相对微笑。派仑注意到丹尼为这份产业操心，面带愁容。他的面孔在生活的路途上再也不能显得无忧无虑了。丹尼现在再也不会打碎人家的窗玻璃，因为他自己窗户上也有玻璃。派仑说得对——他已经高居于朋友之上，出人头地了。他挺起肩膀面对复杂的生活。但是他一旦脱离了往常的简朴生活他就发出了痛苦的呼喊。

“派仑，”他伤心地说，“我倒希望你是房主人，而我可以来跟你住在一起。”

丹尼到蒙特雷去要自来水公司把水管接通，派仑信步走进了杂草丛生的后院。后院里有果树，不过都是又黑又瘦长满了木瘤的老树，由于无人过问，枝干断裂了。几只象帐篷一样的鸡笼摆在杂草里。还有一堆生锈的铁管箍，一堆灰烬和一床浸了水的褥垫。派仑从栅栏这边看着莫拉莱斯太太的养鸡场，他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在栅栏上开了几个孔好让鸡跑过来。“它们喜欢在高一些的杂草里作窝，”他好心好意地说。他考虑他是否可